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忏悔录

上

[法国]卢梭/著 曹猛/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忏悔录

(上)

[法]卢梭著
曹猛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忏悔录(上)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忏悔录

卢梭(1712—1778)的《忏悔录》是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一部自传体文学作品，它深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忏悔录》以作者对自己灵魂彻底的解剖，把自己的过错与隐私坦诚地公布于众，向世人忏悔，使自己赤裸地站在世人面前，任凭世人评判，使该书成为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的、最真挚、最率直的文学著作。

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不公正的憎恨和对他人真爱的呼唤，因此博得了法国以至世界人们的尊敬与爱戴。

中国有句古语：“以人为镜而自明。”《忏悔录》犹如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映照着读者的灵魂，犹如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净化着人的心灵。

Confessions

Confessions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tells the story of his life, from the formative experience of his humble childhood in Geneva, through the achievement of international fame as novelist and philosopher in Paris, to his wanderings as an exile, persecuted by governments and alienated from the world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rying to explain who he was and how he came to be the object of others' admiration and abuse, Rousseau analyses with unique insi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lusive but essential inner self and the variety of social identities he was led to adopt.

The book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mixture of moods and motives that underlie the writing of autobiography: defiance and vulnerability, self-exploration and denial, passion, puzzlement, and detachment. Above all, *Confessions* is Rousseau's search, through every resource of language, to convey what he despairs of putting into words: the personal quality of one's own existence.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77)
第四章.....	(118)
第五章.....	(160)
第六章.....	(203)

第二部

第七章.....	(248)
第八章.....	(315)
第九章.....	(368)
第十章.....	(462)
第十一章.....	(521)
第十二章.....	(564)

第一部

这是世界上举世无双、或许永远不可能再有的一幅按照本来面目与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无论您是谁，只要我的命运或我的信任使您成为此书的裁判人，那么我将要为我的苦难，凭着您的恻隐之心，而且借全人类的名义请求您，千万不要抹煞这部有用的别具一格的著作，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手参考资料；更不需要为照顾我身后的名声，而埋没这部有关我的没被敌人歪曲的性情的唯一确凿的记载。

最终，即便您曾经是我的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也请求您对我的遗骸不要心存恶意，不要让您那残酷的不公正行为持久到我早已作古的时候，以至于您最少有这么一次，等您能恶毒报复——倘若伤害一个不曾或不愿坑害他人的人确实能称之为复仇的话——的时候，却可以有心胸宽广、性情善良的崇高表现。

第一章

我如今要干一件史无前例、以后也不可能有人仿效的艰巨事情。我要让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便是我。

只有我才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世界，也熟知其他的人。我一出生就跟我所见到的所有人不一样；以致于我敢自信全人类也找不见一个生来和我同样的人。尽管我不如他人好，但至少同他们不同。大自然塑造了我，然而却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到

底行不行，只有看了我的书以后才可以评定。

末日审判的号角尽管吹吧，我会手捧着这本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便是我所要干的，我所要想的，我的为人。我以这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与恶。我不仅无隐瞒丑行之意，而且无添加善举之心。若有不经意的添枝加叶，那也仅仅是因记忆欠佳而导致的空缺。我或许把自己以为这样的事作为真事来写，不过绝无明知却要违反之意。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可卑可恨从不隐瞒，善良、仁慈、高尚也不遮掩。我让我那您所看不见的内心世界暴露于众。上帝啊，把我所有的同类召唤到我身边来吧！好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叫他们为我的丑态而叹气，叫他们为我的可卑而羞愧。叫他们每一个人也用一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献在所有人的面前，然后，看谁敢对你讲：‘那人不如我！’”

在一七一二年我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依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珊娜·贝尔纳。祖父留下的遗产原本便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均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就简直相当于零了，全家只靠他做钟表匠来养活。我父亲能在此行业中确实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尔纳牧师的女儿，家中比较有钱；她漂亮聪明，我父亲跟她结婚，费了好大的波折。他们两人的相爱，几乎从出生那天就开始了：八、九岁时，每天黄昏他们便一块在特莱依广场上游玩；到了十岁，已是依依不舍的了。两人心心相印和互相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情意。两人秉性柔和、善感，都等候时机在对方的心中找到一样的心情，并且可以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候着他们。由于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愿先倾吐衷肠：他等着她，她等着他。命运似乎在捉弄他们的爱情，结果恰恰相反，他们的爱情更加热烈了。这位痴情的少年，因为情人到不了手，万分愁苦，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游，好把她忘掉。他旅游去了，可是毫无成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强烈了。他心爱的人呢，却仍然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他们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们海誓山

盟，地久天长，苍天也赞许了他们的盟誓。

我舅舅加嘉埃利·贝尔纳爱上了我的一个姑姑。可是姑姑提出，只有他姐姐许给她哥哥，她才允诺嫁给他。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件婚事在同一日举行了。所以，我舅舅也是我姑父，他们的孩子便成了我双重的表亲了。一年以后，两家人各添了个孩子，后来两家便只能分开了。

我舅舅贝尔纳是一位工程师：他却效忠帝国，在匈牙利欧仁亲王部下效力。他在贝尔格莱德围困期间的战斗中功勋卓著。我父亲在我仅有的哥哥出生以后，应召去君士坦丁堡，成了御用的钟表匠。父亲没在家时，母亲的美貌、聪慧、才华吸引了一些敬慕者。法国公拉克苏尔先生是最殷勤的人之一。他的爱肯定特别热烈，因为三十年后，我看到他在讲到我母亲时依旧情意缠绵。我母亲把贞操看得很重，不因人而迷惑。她真心地爱着父亲，催促他赶快回来。他抛下一切，返回家中。我就是父亲归来后所结下的不幸之果。十个月以后，我出生了，先天不足，病病歪歪的；母亲由于生我而过世，因此我的出世是我一切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晓得父亲那时是如何忍受这种丧偶的悲痛的，我仅晓得他的悲痛一直也没有减轻。他感到在我身上能重新见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不能忘记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次他拥抱我的时候，我老是在他的感叹中，在他那痉挛的牢牢地拥抱中，感到他的抚爱参杂着一种辛酸的遗恨：惟其这样，他的抚爱便更为深挚。每当他对我说：“我们谈谈你妈妈吧，任·雅克”我就同他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这一句话便能让他流下眼泪，于是他就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一下我，让我可以减少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中留下的空虚弥补上吧，孩子！如果不是由于你是你那死去的母亲生的孩子，我是不会这样疼你的。”母亲去世四十年后，我父亲死在第二个妻子的怀中，不过嘴里却老是叫着前妻的名字，心中留着前妻的形象。

恩赐给我生命的便是这样两个人。上帝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

中，他们遗留给我的仅仅是一颗多情的心。不过，这颗多情的心，对于他们来讲是幸福的源泉，对于我来讲却是我今生不幸的根源。

我出生的时候差不多将要死了，大家对我可以活下来早不抱任何希望。我随身带来了一种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这个病根现在虽然偶尔有些缓解，但接着便让我更加疼痛难忍。我的一个姑姑，是个可爱而聪颖的女人，待我特别关怀照顾，救了我的生命。在我写此事的时候，她还健在，现已有八十高龄，还在照料我那位比她小、但却由于酗酒而健康不佳的姑父。亲爱的姑姑，我感谢您让我活了下来，可是我十分难受，没有在您晚年时报答您在我出生时给予我的恩德。我的那位老奶妈雅克利娜也健在，身体特棒，腰板尤其结实。

我先有感觉后才有思考，这原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可是这一点我比其他人体体会得更深。我不记得五、六岁以前都干了啥，也不晓得是如何学会阅读的，我仅记得我当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持续不断地记下对自己的认识便是从此时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以后我便与父亲读这些小说。开始，父亲不过只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促使我练习阅读，可是没多久，我们便快乐地两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常常通宵达旦。一本书到了手，不一口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偶尔父亲听见清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该睡觉了吧，我甚至比你还孩子气呢。”

没多久，我就通过此种危险的办法不但掌握了一种极大的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而且还增添了我这种年龄的孩子，对激情的一种仅有的悟性。我对于具体事物还没有什么概念，不过已懂得了全部的感情。我对什么都不理解，可是却全都感受到了。我接连不断地感受到的这些糟透的感情，一点也没有损害我尚无的理性，不过却为我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理智，使我看待人生有了一些奇妙而又浪漫的想法，日后的体验同反省都没有很好地治愈它。

等到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最后，我们读完了全部的那些小说。那年冬天又换了其它的。母亲的藏书看完了，我们便拿外公留给我母

亲的图书来读。真幸运，里面有许多好书；这本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那些图书是一位牧师收藏的，依照那时的风尚，牧师常常是博学之才，而他又是一个有鉴别力、有才华的人。勒絮厄尼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博叙哀的《世界通史》、普卢塔克的《名人传》、纳尼的《威尼斯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尔的著作、封特奈尔的《宇宙万象说》与《已故者对话录》，以及莫里哀的几部著作，全都搬到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父亲工作时，我便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极为少有的兴趣，在这个年龄就有这种兴趣，恐怕唯独我一人。尤其是普卢塔克，他成了我最喜爱的作者，我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读他的作品，其中的乐趣总算稍微扭转了我对小说的兴趣。没多长时间，我爱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蒂德便胜于爱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了。因为这些有趣的读物，因为这些书所引来的我与父亲之间的谈话，我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于是形成了；倔强傲慢以及不愿受约束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可以发挥的情况下，便使我觉得苦恼。我不停想着罗马和雅典，可以说我是跟罗马和希腊的伟人一起生活的。加之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父亲又是位特别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荣而热爱起祖国来。我竟认为自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看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便变成了传记中的那个他。读到那些让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贰、宁死不屈的形象，便让我两眼闪光，声高气壮。有一天，在吃饭时我讲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为了表演他的行动，我竟然伸出手放在火盆上面，那时可把大家给吓坏了。

我有位哥哥，比我大七岁。他跟着父亲学了手艺。所有的人对我特别偏爱，对他却有点冷落。我对此并非满意。这种冷落对于他的生长产生了些影响。他竟然没到成为一个真正放荡不羁的人的年龄，就早放浪形骸了。他以后被送到他人家去学艺，不过像在自家一样，常常偷偷逃出去。我差不多老也见不着他，甚至可以说几乎不认识他了。可是我依然真心地爱着他，并且他也像一个游荡之人

能够爱点什么似的喜欢我。我记得有一回，父亲恶狠狠粗地暴地打他时，我赶快夹在他俩中间，死死地抱着我哥哥。我便这样以身子护着他，代他挨了很多的揍。由于我老这么护住他，父亲最终住手，或许因为我哭喊的原因，或是父亲害怕使我挨打。后来，哥哥越变越坏，竟然逃得无影无踪。过了没多久，大家才知道他去了德国。他一封信也没写回家。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因此，我就成了独子。

假如说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教养从小被忽视了，他的兄弟可不是那样的了。即便是国君的儿子，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旁人的偏爱；极为少见的是，我是一个一贯只被人十分疼爱却又从不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离家之前，从来不曾让我独自在街上跟别的孩子们一块儿乱跑过，也从来不曾抑制或放任过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脾气，那些古怪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然而那却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那个年纪所能有的一些错误：我爱说话，嘴馋，偶尔还撒谎。我偷吃过水果，偷吃过糖或别的一些食物，不过我从来没有伤害人，破坏东西，给他人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但是我记得有一回，我曾趁着我的一位邻居克罗太太去教堂时，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实在的，我到如今想起这件事时便感到特别好笑，那位克罗太太虽是个仁慈的女人，可确实可以说是我今生今世从没有见过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便是我童年时期做过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我所看到的全是些仁慈的榜样，我身旁全是些最好的人，但我是如何变坏了的呢？父亲、姑姑、奶妈、朋友、邻居等我身边的一切人，并不是一味地迁就我，可是都十分疼爱我，而且，我也爱他们。我的性情很少遭到激发或阻遏，甚至连我都想不到自己有过什么任性行为。我可以起誓，在我受老师管教之前，我都不晓得什么是异想天开。我除在父亲身旁读书写字外，除奶妈带我出去玩之外，我老是跟姑姑在一起，坐在或呆在她的身边，看她刺绣，听她唱歌，心里尤为高兴。她的开朗、她的仁慈、她那美丽的容貌给我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甚至到如今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依旧呈现在我的眼前。她的那些温馨的言语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我甚至还记得她的穿着打扮，还记得她赶潮流，两鬓留有两个小黑发卷。

我对于音乐的偏爱，更准确地说，我在很长时间后才发展起来的音乐癖，确切的说是受了姑姑的影响。她能唱好多美妙的小调和歌曲，用她那清脆的嗓音，唱起来特别动听。这位出色的少女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自己和她周围所有人的怅惘和哀愁。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那么大，不光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尤其在我的记忆力早已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童年时代便已经全都忘掉了的歌曲，随着我一天天的长大，又呈现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种难以表达的快乐。谁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饱受风雨和苦痛折磨的老糊涂，在用颤抖的沙破的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偶然也会发现自己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哭泣起来呢？尤其是其中有一支歌，调子我明明白白想得起来，但是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老也记不起来了，虽然它的韵脚还隐隐约约在我脑中回荡。这支歌的开始与我所能想得起来的其它几句是这样：

我真的不敢，狄西！
去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芦笛。
由于在我们村中，
大伙早已在议论我们。
……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毫无畏惧，
是玫瑰总该带刺儿。

为啥我一回忆起这支歌曲，便产生一种缠绵悱恻的情绪？这种

奇特的情趣，我的确是百思不解。然而，我如何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所阻止。我以前屡次计划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它的歌词，假若有人还能记得的话。不过，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如果我一定知道此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琳姑姑以外，还有其它人唱过，那么，我这种一心想要追忆这支歌曲的乐趣，恐怕就要消失大部分了。

这便是我踏入人世后的起初的感情；这样，我于是养成或表现了一种既特别傲慢而又十分温柔的心灵，一种优柔寡断却又不受束缚的性格，这种性格将永远摇摆 in 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终使我自身充满了矛盾，我甚至连节制与享乐、欢快与慎重也没有获得。

这种教育被一次意外的事情所打断了，此事的后果影响了我今后的一生。我父亲与一位名叫戈济埃的先生发生纠纷，后者是法国的一名陆军上尉，跟议会的人有点沾亲带故。这个戈济埃是个既无礼又怯懦之辈，他的鼻子出了血，为了报仇，他诬告我父亲在城中持剑逞凶。被判入狱的父亲，坚决请求按照法律，叫操纵者跟他一起蹲监牢。父亲由于请求未能准许，宁愿离开日内瓦，一辈子流落异乡，也不愿在他感到有损于名誉与自由的问题上让步。

我舅舅贝尔纳做了我的监护人，他那时在日内瓦防御工程工作。他的大女儿过世了，可是他还有个儿子，跟我同龄。我俩一块儿被送进包赛，在朗败尔西哀牧师家寄宿，学习拉丁文，学习人们贯以教育美名的所有繁琐杂乱的事情。

两年来的乡下生活，把我那罗马人的严肃性格减弱了一些，恢复了童年的娇气。在日内瓦，谁也不督促我，但我喜欢学习，喜欢读书，那差不多是我仅有的消遣；到了包赛，功课让我对游戏产生了爱好，它作了调剂劳逸的作用。乡下对我来讲的确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一种特别浓厚的情趣，这种情趣至今也没减退。此后，在我全部的岁月中，我一想到在那儿度过的幸福时光，便使我对这些年在城市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惘，直

到我返回乡下时为止。朗败尔西埃先生是位十分通情达理的人，在教学中，他从不马马虎虎，可是也不给我们多余的课外作业。在这方面他布置得挺好，有两方面可以证明，即：虽然我很不情愿受老师管束，但是当我回忆我的求学生涯时，却从不感到厌烦；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东西虽很少，但是我所学到的全没花多大劲便学到了，况且一点也没有忘掉。

这种乡下生活的淳朴给了我一个法宝，使我敞开心扉寻求友谊。以前，我仅有一些高贵，但这只是想象中的情感。共同生活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中的习惯，使我跟表哥贝尔纳情趣相同。很快，我便对他产生了远超过对我哥哥的情意，并且从没有磨灭。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纤细消瘦的年轻人，性情之温和一如其身体的羸弱，况且，并非由于自己是我监护人之子，在家里受人偏爱，就任性撒娇。功课、消遣、爱好我们都一样；我俩都无朋友；我俩年龄相同；两人都需要有个伙伴；我们要是分开，可以说大家都承受不了。虽然我俩很少有机会表述我们的难舍难分，但是我们从没想到可能终有离别之日。我俩都心慈面善，只要他人不强迫，我们老是乖巧懂事的。我俩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倘若因为管我俩的人的偏爱，他们在他们的眼中高我一筹的话，暗地里，我就占一次他的上风，双方摆平。上课时，等他背不出来时，我就给他提词儿；等我做完作业时；我就帮着他干，而在玩游戏时，我的趣味比他浓，老是我领着他玩。总之，我俩的性格这样协调一致，维系着我俩的友情如此真挚，以致在我们差不多形影不离的五年多中，无论是在包赛还是在日内瓦，我承认，我们是打过架，可是从没人劝解，我们争吵从没超过一刻钟，双方都从没告过对方的状。虽然有人会以这全是小孩子的事，但却从中产生了一个榜样，这大概是自从有孩子那天起就是独一无二的。

包赛的生活习惯，对我来说是太适合了，只需时间稍稍长一些，便能使我性格彻底定型了。一切温和、亲切、平稳的感情，构成了这个生活习惯的基调。我以为，世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天人

生比我的虚荣心更小的了。虽然有时我一冲动，心情会十分激昂，不过我立即又会陷入原有的颓唐。让同我接近的人都爱我，这就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一样，就连所有管教我们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中，我从无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心中培养天赋的素质。见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所有的人，我便觉得特别的欢快。我经常想起我在礼拜堂里一时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那种痛苦不安的表情，使我极度心烦意乱。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虽然会觉得羞愧和极度难受，但是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这种表情便是唯一使我比羞愧更难受的事了。我虽然对于表扬没有何感觉，对于羞耻却始终特别敏感的，在这里我要说：我担心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责备远不如怕惹她难过那么厉害。

但是，必要时，她跟她哥哥同样，也是很严峻的。不过，因为这种严厉差不多总是事出必有因的，况且从不过分，因此我即使挺难过，但却心悦诚服。我讨人嫌比我受罚还要让我难受，并且难看的脸色比遭到体罚更为痛苦不堪。更准确地解释是难堪的，不过却应该这么做。倘若大家更明白地看到，他们老是不加区别地，并且经常是心直口快地对待青年人的那种方法的长久打算，那便改变一下对他们的办法吧！人们能从一个既全面又有害的例中所能吸取的巨大教益使我决意把此事和盘托出。

朗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仅有慈母般的爱，而且拥有母亲般的权威，遇到我们必须受罚时，她偶尔也采用惩罚儿女的办法。她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以惩罚来恐吓我们。受到这种在我看来是非常新颖的惩罚的恐吓，我感到很害怕；可是在她惩罚了以后，我却发现受罚还不如等待处罚的时候那么可怕；然而更奇怪的是，这种处罚使我对于惩罚我的那位朗拜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受惩罚的痛楚甚至耻辱之中还参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得我并非害怕，反而希望再尝几次她那纤手的责打；不过因为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同自己的善良天性，所以才不会重犯理应再受到她同样惩罚的过

错。的确，这里边毫无疑问有点儿早熟的性的本能，由于同样的责打，假如来自她哥哥，我便感不到丝毫快意。但是，按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绝对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之所以约束自己，就是因为免受处罚，最根本的原因是担心招朗拜尔西埃小姐生气：这便是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的威力，甚至可以这么说，由肉感产生出来的好感所发挥的威力；然而好感在我的心中老是支配着肉感的。

这个让我既躲避又不怕的过错却又重犯了，可是错不在于我，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我要说我心安理得地利用了它。可是，这次的处罚也是最后的一次了，由于朗败尔西埃小姐想必看出这一种惩罚并非达到目的的苗头，就宣称她不再责罚我了，如此做太累人了。在此前，我们总是睡在她屋里的，甚至冬天还有时睡在她的床上。两天后，我们被弄到另一间房中去睡了。以后，我有幸——我真不愿要这种荣幸——被她当作大孩子对待了。

又有谁可以想到这种由一个三十岁的青年女子的手给予了一个八岁儿童身上的体罚，竟然可以刚好违背自然常态而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欲望、癖好、趣味、甚至我这整个人呢？在激起我的肉感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改变，它使我仅仅限于以往的感受，然而不想重新找别的事物。虽然我的血液中几乎生来便燃烧着肉欲的烈火，可是直到最冷静、最成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总是守身如玉地保持着纯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知为什么常常用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漂亮的女人。我时刻在回想她们，不过仅仅为了让她们像我想象中那样一个个活动起来，让她们一个个都变成朗拜尔西埃小姐。

甚至到了结婚年龄，这种始终挥之不去的、乃至达到堕落、疯狂的奇特癖好也无从使我失去似乎本该失去的美德。倘若有过淳朴而纯洁的教育的话，那么我接受的便是此种教育。我的三个姑姑不光是标准的贤慧女人，并且有着女人们已经不再拥有的一种端庄矜持。我父亲是个贪玩寻乐的人，不过他是个旧式的殷勤男人，即便在他最喜爱的女人们跟前，也从来不讲一些让大姑娘脸红的言语，